

张謇与近代戏剧

□ 贾正东 马 玮

张謇是我国近代著名企业家、教育家，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兴起、教育和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作为中华文化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张謇意识到实业才能救国，积极引进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兴办了一系列实业、教育、医疗、社会公益事业，帮助群众、造福乡梓，是我国民族企业家的楷模。其中，他在南通进行的一系列关于戏剧教育和戏剧改革的探索，为当地乃至中国的近代戏剧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张謇对于戏剧特别是京剧艺术的爱好由来已久，早年赴京参加会试就曾多次观看京戏，后来赴北京任职，公务之余也会经常到戏院看戏。由于具备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张謇能够欣赏传统戏曲并深刻领会其所包含的文学性、艺术性和教育价值。受新文化运动社会思潮的影响，以及促进南通地方发展的需要，张謇对戏剧改良社会的作用报以极大期许。他认为，“教育以通俗为最普及，通俗教育以戏剧为易观感”，“实业可振兴经济，教育能启发民智，而戏剧不仅繁荣实业，抑且补助教育之不足”。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投身教育和戏剧事业，创办戏剧学校，培养戏剧人才，振兴国粹京剧。

张謇创办的伶工学社是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戏剧学校。张謇在1917年至1919年数次致信梅兰芳，其中就提到要创办一所新型戏剧学校来培养新型戏剧演员的想法，最初他打算由梅兰芳主办，但因故作罢。后友人向张謇推荐当时与梅兰芳齐名的戏剧大家欧阳予倩，欧阳予倩1918年发表《予之戏剧改良观》一文，就戏剧改革提出的观点与张謇不谋而合。1919年5月，欧阳予倩应张謇之邀赴南通，商谈后，欧阳予倩接受聘请，到南通创办伶工学社。经过多方努力，1919年9月，伶工学社正式开学。伶工学社是一所具有现代性质的新型戏剧学校，在组织结构上，按照现代公司管理的架构，张謇亲任董事长，张孝若为社长，欧阳予倩任学社主任并主持日常工作。在办学理念上，伶工学社明确提出学社是为社会效力的艺术团体，不是私家歌馆养习所，教学目标是培育和造就新型戏剧演员，与传统戏剧科班有着本质的区别。仅从校徽设计上就可看出其匠心独运，如伶工



学社的校徽图案，由五线谱上添加毛笔、钢笔各一支所构成，这就意味着伶工学社的学员要勤于学习中西文化、提升综合素养。伶工学社学制为7年、5年毕业，实习义务2年。招收学员年龄11岁至13岁，要求高小文化程度。张謇在办学中投入了大量资金，招收学员时，符合条件被录取者，其食宿学费一律由校方负责。

伶工学社在欧阳予倩的主持下，实行了一系列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上戏曲教育与文化教育并重，开设京剧、昆剧、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英文、体操等课程，并注重音乐、舞蹈的教学，以增强学员的艺术修养。张謇还亲自给学员讲授修身课，教学员忠实为人和敬业精进。欧阳予倩则讲授艺术概论，介绍莎士比亚、托尔斯泰、易卜生等外国剧作家、文学家、艺术家的生平及作品，帮助学员系统了解中外戏剧艺术的风格流派，增强学员的开放意识和艺术素养，拓展了学员艺术眼界。学社特设舞蹈班、军乐班与西乐班，还购置了钢琴、风琴、留声机，供学员学习之用。在师资队伍方面，按照老生、武生、武旦、花旦等诸行当聘请专业演员作为教师，如讲中外戏剧史的赵玉珊，教昆曲的薛瑶卿、施桂林，教老生的程君谋、张彦芝，教武生的张德禄、周庆恩，教花旦的冯子和，此外还聘请刘质平、潘伯英教音乐，可谓人才荟萃、济济一堂。学社十分注重舞台实践，为学员创造各种有利条件，如在当地公演、赴外地巡回演

出、为各地戏剧名家来南通演出配戏等，以提高他们的演艺水平。此外，学社还积极推介《新青年》等杂志，使学员们及时了解新思潮、新风尚，以便开阔眼界、拓宽视野。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近代戏剧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在创办伶工学社的同时，张謇还接受欧阳予倩的建议着手建造更俗剧场。1919年重阳节，更俗剧场落成。更俗剧场既是伶工学社学员的实习基地，又是重要的演出场所。所谓“更俗”，即除恶俗、立新风之意。张謇想通过戏剧这一当时最为普及、最为直接的形式来改造社会风气，促进社会教育。更俗剧场由当时著名建筑设计师孙支厦主持设计，剧场外观呈马蹄形。剧场由观众厅、舞台、演员宿舍等组成。更俗剧场无论是建筑、设备，还是管理制度，在当时中国都堪称一流。剧场落成后，张謇、欧阳予倩等一方面对演出的剧种及剧目等内容进行更新审定，倡导新戏新思想。除了上演京剧等传统戏剧外，还上演了欧阳予倩的新编话剧《玉润珠圆》，随后又陆续推出了《长夜》《哀鸿泪》《和平的血》等剧目，深受观众欢迎。另一方面对旧式剧场的管理制度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国的旧式演出场所，俗称戏园子，不仅设施简陋，而且秩序混乱，至于演职人员在戏园中更是纪律松懈、举止随意。因此，在更俗剧场建成之际，张謇就制定了一整套文明管理制度，改变旧式戏园的陈规陋习。要求观众凭

票入场，一律对号入座，场内不允许兜售食物、不许高声喧哗等。在后台管理上，规定不准坐班邀人，不准临场推诿，不准挑帘望戏场，武戏不准用真刀真枪等，这些新规矩保证了良好的演出与观看秩序。欧阳予倩评价：“通中国没有第二家。”

更俗剧场落成之时，张謇力邀梅兰芳出席开幕典礼。梅兰芳的到来，进一步促进了戏曲界各流派文化的交流融合。1914年，张謇与梅兰芳在北京初次相识，张謇极其赞赏梅兰芳的表演艺术，对其谦诚求进的品德更是称誉备至。二人随后在研讨、探索戏曲艺术的过程中建立起深厚友谊。当时中国戏剧界流派众多，有“南欧北梅”之称，“南欧”指欧阳予倩，“北梅”即梅兰芳。张謇主张，优秀的人才应该集合起来，协力改进，共同推动中国戏剧事业的发展。梅兰芳抵达南通后，和欧阳予倩在更俗剧场联袂演出多场剧目。北派魁首与南派泰斗在更俗剧场同台献艺，精彩纷呈，观众场场爆满，万人空巷，堪称当时梨园界的一段佳话。张謇在新落成的更俗剧场特辟一室，题为“梅欧阁”，他亲书联语：“南派北派会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褒扬梅兰芳与欧阳予倩精湛的表演艺术，希望通过他们的表演艺术促进各戏剧艺术流派的沟通、交流和融合，推动戏剧事业的繁荣进步。张謇还陆续邀请当时著名的戏剧艺术家，像余叔岩、杨小楼、程砚秋等到南通更俗剧场演出，可谓群星闪耀、盛极一时。

创办伶工学社，建造更俗剧场，都是张謇“改良社会措手之处，以戏剧为近”主张的具体实践，在当时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伶工学社为当时的戏剧界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李金章、葛淮、林守治等；更俗剧场的落成和使用也为推进移风易俗和开化社会风气起到了一定作用。张謇的这些尝试和举措在中国近代戏剧事业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必将为后人所铭记。



党校学习的三种境界

□ 刘 宇



王国维关于治学的三种境界一直倍受推崇：一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三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次来中央党校学习一段时间，用心学习理论、锤炼党性、提升能力，不禁感慨党校学习也有这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以说是来党校学习伊始的境界，这一阶段学有所惑、清冷寂寞。到党校学习是从收到培训通知要求“两带来”开始的，中央党校要求每一位学员带来一个干部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带来一个希望党校老师予以解答的思想理论问题。刚到党校开始学习的时候，延续着对一些热问题的冷思考，要静下心来，耐得住“昨夜西风凋碧

树”的清冷，体验“独上高楼”的寂寞，虽有“望尽天涯路”那般志存高远的追求，但是对很多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是有困惑的，对如何分析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什么好办法的，此时的信心也是不足的。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来党校一段时间后的境界，这一阶段学有所得、有苦有乐。到党校集中学习一段时间后，从平时那种忙碌的工作，到充实的学习，刻苦的钻研，踱方步的思考，深刻的反省，简单的生活，通过理论学习、锤炼党性、能力提升这三个方面的锻造，即使是“衣带渐宽”也“终不悔”，“人憔悴”也心甘情愿，各方面有所提升，苦中有乐。在理论学习上由薄到厚，从整整三层的中央党校学员宿舍书柜开始学，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再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理论的书籍越读越厚，理论学习的自觉性、主动性越来越强，理论素养和运用能力有所提升。不断强化党性修养，从开学陈希校长关于持之以恒加强党性修养的党

课开始，到党校老师的课堂讲授，形势报告的深刻分析，现场教学的生动演绎，全面把握党性修养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认识到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新时代加强党性修养的关键在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能力提升上由低到高，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自觉加强专业学习，在推动高质量发展、服务群众、防范化解风险、抓落实等方面的本领有所提升。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是离开党校前的境界，这一阶段学有所悟、豁然开朗。来党校学习的过程，也是悟道的过程。党校学习结束的时候，应该是有所悟甚至是豁然开朗。刚来党校的时候，理论学习是零散的、碎片化的，党校的学习好比穿针引线，把零散的珍珠串了起来，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比较全面的理论体系。刚来党校的时候，很多问题看不清、想不透，“众里寻他千百度”而不得见其人，党校的学习好比登山，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理想信念

更加坚定了，政治站位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能力就提升了，这时“蓦然回首”，发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党校学习的结束，是学以致用新的开始，党校学习的成效最终要落实到忠诚干净担当上，以抓好落实锤炼党性，以落实成效检验党性。

中央党校所在地叫大有庄，学习期间我经常去校内的大有书局看看书，我经常想究竟什么是“大有”以及如何做到“大有”。马上要离开党校了，我终于体悟到：大有就是大无，大无才能大有；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要从“无”处着力，多下“无”字功夫，少一点私心杂念，才能从有中相得；只有做到了无私才能无我，无我之后才能达到大有的境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党除了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之所以高尚，是因为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可以牺牲一切甚至是生命。



家乡的河，是每一个曾经在河边长大的游子内心最柔软的触碰。沈从文在其自传中讲道：“我幼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赞美这故乡的河，……教给我思索人生，教给我体念人生，教给我智慧同品德，不是某一个人，却实实在在的在这一条河。”在游子心中，家乡湛蓝的模样、那些实实在在的往事，多年后都化作思乡的味道，沉淀为浓浓的乡愁。

我的家乡辽宁朝阳，古称营州，处于燕山余脉和闾山一脉之间，背山面海，是古代草原丝绸之路与辽西走廊交汇处，自古就为沟通东西之要冲。家乡有一条大凌河，它是辽西人民的母亲河。

离开家乡20多年了，我会常常想起大凌河，想起凌河的味道。这味道来自河畔上春天清冷的风、夏天的晚霞和夕阳、秋天湛蓝的天空，还有那冬天冻结的浮冰……记忆中，一群群丹顶鹤、红嘴鸥、大大小小的天鹅、数不清的叫不上名的野鸭，每到寒冬来临前，就成群地来到河边的芦苇荡，或繁育栖息，或越冬逗留。凌河岸边的草草木木，来来去去的水鸟，都在不经意间投射在我的内心，成为童年、少年时代成长记忆的一部分。

年少时的我原来并不知道，我生长的地方流淌着的这条大河有那么古老的历史，后来上中学读书时才明晓了大凌河历史文明的悠远绵长。这要感谢我的历史老师，他曾经专门用一堂课来讲述这条家乡的河流，那真是令人终生难忘的一节课。老师说大凌河在古代被称为白狼河，辽时称灵河，元时改为凌河。大凌河全长447公里，它有北、西、南三个源头，我们这里属南源，大凌河从辽西建昌县的要路沟乡石门子村一带流出，横穿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入北票市后，折向东南，最后注入渤海。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老师在讲到凌河古代文明时神采飞扬的样子。他说，20世纪80年代考古发现，同属辽西大凌河流域的喀左、建平、凌源等地发现的东山嘴祭坛、女神庙，以及环绕庙的积石家共同构成了坛、庙、冢的大型礼制建筑群。这说明早在史前时期，大凌河流域已有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初级形态。他还告诉我们，大凌河流域夏家店上层遗址文明十分丰富，就在我们县，出土了很多曲刃短茎式青铜短剑。老师对剑的描述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当时脑子里使劲地想老师讲的青铜剑应该是什么样子，也记得当时同学们兴奋的样子，大家都在为自己的家乡感到自豪。

大凌河厚重的历史让我着迷，也增加了我对大凌河的敬畏。成年后，我离开了家乡，但大凌河在我的心里从未远离，无论是在读书还是工作期间，我都有意识地从各种信息中研究这条河，对它的了解愈加深入。大凌河是一条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先秦史籍中就有大凌河交通古道的记载。大凌河古道和辽西走廊傍海道是东北地区最早开辟的交通道，是通向匈奴、鲜卑、肃慎、契丹的“草原之道”，承载着农耕文明与草原文明的碰撞、交流、融合。大凌河古道沿着凌河上游进入右北平郡和渔阳郡，依托山谷河道通行，地貌复杂。它分为西源和南源两条干道，其中南源干道的“白狼—柳城”一线正是当年曹操北征乌桓一线，而他凯旋回师时走的是辽西傍海道。当年，为安定幽、冀，继而放心南下，征乌桓是曹操谋定大业的重要一局。曹操选择了一条近便之路，“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直趋柳城，正是这条凌河古道。我时常想，如果不是这条古道，辘重多而千里奔袭，行军必然迟缓和，曾经的历史很可能就会改



写。数千年间，两条古道上很多古城兴衰更替，出土了大量窖藏青铜器。这些远古印迹无声地诉说着古道往事，让人们感怀古往今来的时空变迁。

在我心中，大凌河最伟岸之处，是它的英雄气概。大凌河，是一条英雄之河。奔腾不息的凌河水塑造了辽西人民坚韧豪迈、不畏强暴的刚强品格，辽西人民的抗战往事永远为后世铭记。每次回到家乡，我都会来到大凌河畔，瞻仰矗立在那里的一座座英雄纪念碑，向抗日英雄们致敬。黑山脚下的“抗日英雄纪念碑”犹如一柄划破长空的利剑，威严地守护着大凌河。距这块纪念碑100多公里的葫芦岛钢屯镇，矗立着“锦西人民围歼日军古贺联队纪念碑”。这些碑刻记载下的英雄事迹展现了辽西抗日英雄和百姓的铮铮铁骨，流淌于凌河水中，沉淀为世世代代辽西儿女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沦陷。日军采取了先北进再南侵的战略，在占领齐齐哈尔后，立即调兵南下攻锦州、袭辽西。九一八事变4个月后，东北基本陷落于日军之手。东北沦陷后，一支支抗日义勇军誓死抗日保国。1932年1月，日本关东军骑兵第二十七联队向龙王庙地区的辽西义勇军发起围攻。义勇军在上坡子附近充分利用地形和灵活的战术摆脱了日军包围，并在其他民众武装的支援下，对日军形成夹击。1月9日全天，抗日力量共歼敌103人，击毙日军联队长古贺传太郎。随后乘胜发起多轮进攻，日军被迫撤出锦西县城。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辽西人民收复的第一座县城。辽西义勇军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历史的硝烟已经远去，时代的光芒映照凌河岸边。滨水而生的一座座城市日新月异，湿地生态环境更加和谐美好。波光云影中，凌河静静流淌。母亲河将永远滋养着这片古老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